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六十三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毛鳳儀

謄録監生臣徐鳳翔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六十二

明　楊士奇等　撰

治道

宋理宗時牟子才為史館檢閲官上奏曰臣蜀之鄙人也起身蘁鹽世忝科第項歲纂脩會要寓局成都猥以非才充員末屬令四朝大典鋟槧方新復以繙閲之微綴班冊府茲因輪對獲望清光而又適當陛下慨嘆時

事欲新庶政之始臣何幸獲際休明其敢掇拾陳言以
塞一時之責謹條今日所當加意者六事為陛下言之
惟陛下幸聽臣聞大臣之輔佐人主也惟當公其心以
裁天下之事尤當和其心以濟天下之事二者相須闕
一不可宰天下者率用此道也恭惟陛下爰立二相置
諸左右適丁是時而天命人心之去留内憂外患之紛
錯顧不當開誠布公以裁事機同寅協恭以起治功歟
然徽諸行事往往私心勝而正理或虧偏見生而公道

不建以無偏陂之心而置之於人欲横流之衝以至廣大之理而運之於智巧雜出之地大臣而如此天下之事奚其正驗之幾微往往黨與分而氣類不齊外貌同而肺腸各異以大有為之歲月而付之於陰相睚眥之中以尚可為之事機而委之於形跡彌縫之際大臣而如此天下之事奚其濟且大臣之所當事者何也曰格君心之非也伸敢言之氣也開衆正之路也守祖宗之法也弭人心之怨也懲邊議之誤也陛下守宫庭之行

知所治心矣然箴戒之作不能止酣歌之譏溺愛之偏莫或掩道塗之議女冠者流未必事事請托然或為苟進之媒貂璫等輩非必口含天憲然或侵大臣之柄竈奥夤緣於貴戚權綱竊畀於私親内降不由於中書禨祥多惑於左道深宫燕游之媟不如大昕視朝之莊近習狎昵之私不如親近儒臣之簡振厲之初求所以格去諸妄非大臣責耶是必同心協謀積誠感動使人主立於無過之地而後大臣格非之功為無負不然憚於劘

切之言濟以彌縫之術非所以正君心也諫憲以補闕為心觸邪為事然古今之通患每易於諫人主而難于言大臣敢於攻人主之短而不敢忤大臣之意比者言事之臣數論權要發於公道久鬱之餘可謂不畏彊禦矣然嫌隙一開相挺而去曾未半歲議論數更或是或非居然可見今也不計其言之當否不察其心之是非或例畀美除或姑與假告去者渺不可即朝廷判然相忘是掩覆雖至而諱忌實彰形跡雖無而疎遠滋甚振

厲之初求所以主張公道非大臣責耶是必同心協謀扶植假借使言者無不伸之氣而後大臣右賢之志為無慊不然是非淆混邪正同塗非所以伸直氣也更化以來知闢正塗矣然自陛下疑君子之無效而後左右親昵之人皆得以操薦士之權自大臣喜小人之有才而後平生親故之人皆得充薦士之目故布滿周行參錯州郡非天子之故人則大臣之鄉曲也非天子之戚屬則大臣之姻婭也非天子之近親則大臣之故舊也

當宁聽唱之端二府觀瞻之地茍以一毫私意臨之則無以示天下之公也振厲之初求所以肅清朝著非大臣責耶是必同心協謀博采望實使四海無不來之旌聘而後大臣求賢之心為無愧不然以爵禄為吾家之物以表著為營求之地非所以用正人也次道揆者曰法守邇年以来朝廷不知絶私情而崇公道惟知壊法守而亂紀綱濫恩幸賞塗而歸之給舍為陛下守此法也大臣不能如杜衍之裁抑已為有愧今乃委曲宣諭

志在必行是封駁之職不廢於給舍而廢於大臣也姦贓狠籍繩而治之臺諫為陛下守此法者也大臣不能審擇之於初已為可議今乃汲拭録用不踰旬時是彈劾之法不廢於臺諫而廢於大臣也堂除部闕區而別之吏部為陛下守此法者也大臣不能公取士之鑑固已歉然今乃片紙批諭下侵有司之權是選舉之法不廢於吏部而廢於大臣也振厲之初求所以恪遵成憲非大臣責耶是必同心協謀各揚乃職使祖宗無不守

之法度而後大臣尊祖之心爲無憮不然狃偏愛之私
徇人情之曲非所以重法守也我朝以仁立國陛下以
仁得民足以寧固邦本矣然自辛夘以来敵國深入歳
事殲屠民靡有黎具禍以燼而襄蜀荆湖之民怨自清
野令下淮流過江飢火驅之相與爲亂而兩淮之民怨
自銅楮泛濫和糴艱難重之以科須加之以焚僇而列
郡之民怨自四月至九月不雨穚事大乖運舟盡絶而
浙西之民怨自公私困匱米斗千錢細民委命洪波甚

者至於相食而京畿之民怨振厲之初求所以消弭羣怨非大臣責耶是必同心協謀勞来還定使天下無不獲之夫而後大臣安民之功為可紀不然忌其自為怨咨聽其自為生死非所以挽回人心也邊議得失國家安危之機也自破蔡之役誤於援敵而敵已有窺伺之心入洛之師誤於恢復而敵已有報復之心反覆叛亂之臣誤於招納而敵已有忿我之心南北介使之往来誤於和好而敵已有輕視之心此内之四誤也自京湖

之師誤於信畔而襄峴至浮光棄兩淮之師誤於清野而蘄至寶應棄四蜀之師誤於刦寨而三泉至成都破夔門之師誤於守江而南浦至秭歸破此外之四誤也内外交誤而大勢亦本欲拓境今乃不能守境本欲闢國今乃至蹙且國振厲之初求所以懲曩誤非大臣責耶是必同心協謀謹固封守使金甌無毫髮之缺而後大臣保境之心為無愧不然寄事權於誕謾置境土於渺茫非所以謹邊議也夫天下大物也宰相重任也君

心薄蝕欲其格非直氣不伸欲其扶植正人沈抑欲其振拔成憲敗壞欲其保守生民愁怨欲其安集國論乖誤欲其懲創非公無以裁天下之事非和無以濟天下之事也臣願陛下申命二相繼自今其明白洞達毋尚存私意其開心見誠毋尚存形迹毋陽為盡心而陰有所主毋面相阿徇而退各有心處一事但論其是非毋曰此某人之所言也而互相猜忌用一人但論其賢否毋曰此某人之所厚也而陰肆擠傾進一謨但論其當

否毋曰此某人之所建也而陰相摇撼格一非但計其聽否毋曰此某人之意也而陰加讒毀去一凶但計其是否毋曰此某人之所惡也而陰致其彌縫施一恵但計其廣狭毋曰此某人之所行也而强分於彼此如此則二人同心可以濟艱危可以成治功可以消朋黨不惟無負陛下所以更新聖化之初心而二相亦有無窮之聞則亦有無疆之休矣雖然内而宫壼外而朝廷近而生民遠而邊鄙二相固當加之意而一心之微在陛

下亦當致其嚴陛下閔事變之横流嗟異證之狎至而欲改紀其政此固今日作新治功之機也然心為萬物之原而不求有以去其舊習其何以奬邦而新國耶是故利慾之心昔所以蠧吾治也今則去其蠧逸豫之心昔所以害吾政也今則去其害必多親賢士大夫之論以涵養聖性必深繹五三六經之言以緝熙聖學使吾之一心湛然其天不為外習之所誘以之出治則天下無不調之絃瑟以之集事則天下無不振之規摹其或

治源未澄政本未立則天下之言治者亦故而已是豈今日所以望於吾君吾相哉是豈今日刷勵圖治之初心哉臣位卑言髙觸犯天聽死有餘罪惟陛下矜而赦之

子才為太常博士又奏曰臣么瑣孤蹤分甘遠外嘉熈庚子待罪史筵嘗因三館之對班獲穿延和之細仗首論宰相不公不和之害次陳國勢或盛或衰之機一遠闕庭七更寒暑茲緣愚戇復齒朝行荷恩過深其忍自嘿適值延和之再御敢忘賤悃之畢陳惟陛下幸聽臣

泛觀今日之天下主勢其孤乎國勢其卑乎理勢其逆乎事勢其危乎地勢其蹙乎禍勢其迫乎臣非好為是危言也當危急存亡之秋見其勢之所趨如是若又有所懐隠而不言是欺陛下也為人臣而以欺事陛下是不忠也不忠而欺臣實有罪敢昧死言之人君之身天人之所交歸也扶持之有道則合兩閒而歸一人奄四海而居大寳否則寡助之至廉陛雖嚴而勢易孤矣莫大乎天命也而雪閉雷蟄梅隅旱乾土墳逆行太陰過

蝕幾若有絕陛下之心莫切乎人心也而峒冦鴟張淮流蜂起蜀卒負固衢民嘯凶幾若有離陛下之心忠智之士知其身之不容也則卷懐吾道絕望王朝鯁直之臣知盡言之無益也則噤舌緘辭飲氣下去者往而不返留者兆足以行幾若有去陛下之心不特此也淳祐之黨人叨陛下之爵禄非不厚也而私語諸人則曰恩我者權相也淳祐之將帥膺陛下之寵渥非不隆也而每對人言則曰私我者權相也下至倖人憸夫知有私室權勢之可

趨而不知有王室君父之可尊宦官女子知有私門貨賂之可貪而不知有公家富貴之可寶往往利在近習則趨近習而不顧陛下利在女謁則趨女謁而不顧陛下遂使一人之尊㷀然獨立豈不大可懼哉臣所謂主勢孤者此也國家以仁義為利也清明在躬則崇德義而風俗行賤貨財而廉隅立否則上好下甚惟利是趨而勢易卑也且財者天下所共寶也自賤貨尊德之教不興而天下始寶私財遠利尚德之風不作而天下始務殖貨罅隙一開趨者

瀾倒今日某丞相進金珠若干萬而經營復入明日某
執政進寶貨若干萬而僥覬柄用矣今日某尚書進金
銀若干萬而保全寵眷又明日某殿帥進金錢若干萬
而圖久任矣今日某贓吏進緡錢若干萬而得美除矣
下極其力之所至而有所貢上視其數之幾何而有所
報君臣之間相覬以貨相賂以利如市道焉固已非矣
而宮闈之秘與左右之便嬖邸第之親貴苞苴亦皆得
而行焉吁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今日耶雖得之道塗未

必盡實然功效神速聲勢張皇愚者言之貪者欲之遂謂天下之富貴果可財利而得於是求之宮掖求之宦寺求之諸邸鞭靴狼籍金寶縱横所談者錢神所逐者臭腐舉天下冐没利欲貨賄之中不復知有德義之可尊所為卑汙以至此極其何以聳國勢於九天之上哉臣所謂國勢卑者此也理勢以順為貴也有以整齊之則綱常舉而人心明上下辨而民志一否則本根乖剌而勢易逆矣且君尊臣卑順也今見利則趍見便則奪

幾有無君之心則臣不臣矣父慈子孝天性也今衣錦
食稻禽犢自如幾有無父之志則子不子矣兄友弟恭
順也自棠棣之詩廢而孔懷之愛衰斗粟之謡興而友
于之念薄無怨而為有怨無心而為有心則失其所以
為友悌矣上衣下裳順也自綠衣之詩作而黄裳之美
遂亡四星之宴興而太陽之尊幾瀆賤或至於妨貴淫
或至於破義則失其所以為卑順也内中國而外四鄙
春秋之義也今邊疆日侵兵戍久困則中國憂外患矣

內君子而外小人交泰之道也今閹茸尊顯方正倒植則君子反在外矣右賢左戚而鮠宣鯁直之言不敵擅權之王氏先義後利而陸贄蓄義之說不勝奸蠹之延齡藩臣而抗朝廷外權而重人主則重不足以馭輕外臺而訾朝議表臣而詆王官則內不足以制外或將軍跋扈不知有天子之尊或士卒淩遲未免瀆主將之令德色誶語之俗日滋枕冠苴履之風日盛本末倒置體統乖張臣所謂理勢逆者此也天下以國本為安危也

有以綱維之則泰山四維大器一置而其勢易安否則
累卵其危邦之杌隉矣自昔人君之欲尊宗廟而安社
稷其要不在乎他而在乎國本葢國本早定則天下之
望有所歸而姦雄不敢有睥睨之心漢唐諸君受制於
宮闈取決於宦寺奸謀邪説蔽惑聰明禍難相仍如出
一轍此可為天下萬世之監也陛下春秋四十有四御
極二十有三年矣前星未曜匕鬯尚虚天下憂之搢紳
議之乃者天誘聖衷親灑宸翰妙揀岐嶷貽示意向千

萬載無疆之休億萬姓無疆之福實兆於斯舉矣然而選擇之意雖定而父子之名未正資善之命雖頒而內外之勢尚分豈妃嬪近習之言有以惑陛下之心乎抑感生祈福之說有以誤陛下之聽乎抑二三大臣不以韓琦趙鼎之所以事君者事陛下乎不然何其遲留而不決牽制而未定以至於此也矧今天下外患方熾而內寇益深國事日非而私情日盛失今不圖後悔奚及陛下當與二三大臣深思之審圖之先正名號以消懷

奸之慮次擇宮嬪以防意外之慮又謹擇教諭以去縱欲之慮使奸謀不得與於其間則一祖十二宗之業可以傳萬世而無窮不然付大事於繆悠臣恐奸邪側目牽掣之計得行則神器轉移臣所謂事勢危者此也地勢國家之所必守者也有以保全之則首尾聯絡唇齒椅角而其勢全否則日蹙國百里矣太祖金戈鐵馬之天下不幸而分裂於南渡然郊圻申畫封守謹固半天下之勢固自若也自精神折衝之謀不謹於廟堂而四

分五裂之勢始形於天下始也宿師於淮北今淮北入於敵而退守淮南之地矣始也城守於襄漢今襄漢入於敵而退守荆湖之地矣始也聚兵於山東今山東歸於敵而分戍連水海道之地矣始也重兵屯三關今三關入於敵而退守瀘渝之地矣始也羈縻宜邕今宜邕警於敵而嚴守桂林之地矣始也重兵屯淮輕兵守江今淮江震於敵而防拓江陰毗陵之地矣夫吴蜀連衡襟帶萬里中興半天下之業非有傷闕也寧考既全而

畀之陛下當全而保之以傳萬世今不幸而失其半所存者江浙湖湘閩廣數千里之地耳已失之地無復可言僅存之州不過如黒子之着面今遴選樞臣進屯要地東盡淮海西極荆湖若有意乎日闢之功矣然廟堂之意向督府之規橅搢紳之議論幾若重於守江而輕於守淮矣守淮乃所以守江也今一則曰守江二則曰守江則是規畫在江面矣規畫在江面則雖不止於守江而守江之勢已重雖不顯於棄淮而守淮之勢已輕

輕重之說亂其中而蹙之又蹙是棄淮矣會稽之棲易危江東之事或去不岌岌乎其殆哉臣所謂地勢蹙者此也内患人心之所共憂也有人焉以消弭之則疽根拔而痛斯定火勢遠而心漸紓否則蕭墻有憂禍至無日矣且邊警外也流民盜賊内也淮戍新興雲南新附使藩籬立則門戶自牢郊圻晝則封守自固未易入我堂奧也惟兩淮流離分布數郡且在吾邦域中矣雨暘時而年穀登則生理安而心志定今種不入土穡事荒

唐飢寒之憂廹逐其後流離轉徙就食他鄉亦其勢之必至也旬日以來漸聞有自京口而遷毗陵者流轉不已則自毗陵而蘇湖自蘇湖而杭秀駸駸廹我畿甸使為郡守能任撫綏之責則凡鹽酒之利苟可以資其生理者聽其自為經營則目前可以苟活不然則聚而為寇饑激而為剽掠如己亥之冬者有之矣況淮民素習戎事步騎器械皆所自有其視殿嚴厢禁僅同兒戲之兵每每狎易䏐或叢聚然而起其將何以禦之乃若桂東

之寇廹我江西建昌之寇廹我江東常山之寇廹我輔郡長興之寇廹我近畿雖已擣巢穴殲渠魁無復餘慮矣而臣之私憂尚有二說其一郡縣間尚多貪吏萬一不知懲創爭利錐刀則民不聊生復出為亂腹心之地又為所擾矣其二樞臣分閫好事張皇萬一恠政駭令驚動四方則民懐等死激而為變腹心之地又為所擾矣嗚呼天下之大猶人之一身今邊警擾其肢體流民扼其咽喉盜賊又潰其腹心而欲望其為全人難矣哉

臣所謂禍勢迫者此也雖然六者之失勢之偏也矯其
偏而使之無六者之失則在陛下也然則矯之將奈何
固不以己德不敬為感格亦不以己私自用為規摹固
不以淺謀誕易為事功亦不以邪說覬覦為付託脩實
德以一天人之歸崇德義以洗卑污之習立大本以齊
上下之綱堅聖斷以廣燕翼之基審廟謨以全中天之
業輸遠慮以弭腹心之患純一之德必謹則天人應而
賢哲歸殖貨之念必除則功利泯而道德尊尊卑之勢

必嚴則本末順而大體崇聖明之斷必果則國本强而天下定廟筭之勝必多則境土闢而舊觀還撫綏之德必行則内患弭而人心安不然則秦孤立之弊郗畀小之風漢外逆之病隋危亡之證梁破碎之憂晉廹切之患萃于一朝臣亦末如之何矣惟陛下亟圖之

子才為著作郎又奏曰臣竊惟當今弊事不可不革而革弊不可不審考之易鼎之初六曰鼎顛趾利出否夫革物莫善於鼎鼎嘗貫之汚以不善敗之也因其顛仆而

出之然後足以盡致潔取新之利是弊不可以不革也然蠱之繇辭則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傳者謂先甲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後於此慮其將然也然則先三日而圖之所以治蠱一日二日至於三日慮之深推之遠故能革前弊絕後患久而可行陛下以剛明轉萬化以名實責二相以精白厲百官粵元日所下御書聞者莫不踴躍忻奮舉手加額以爲太平可坐致也然臣愚竊有憂焉昔慶歷中仁宗既有范仲淹等責治甚急

一日開天章閣給筆劄使條上所宜於是抑僥倖罷冗官減任子端緒未竟而小人不便譁然攻之而朋黨之禍作矣司馬光相元祐首罷青苗市易雇役差役之法而一時勇於奉行者蔡京也京豈真助我元祐者其實包藏不測以為異日報復之地若是者臣之所以深憂而今所當熟慮也臣敢條其詳為陛下言之夫朝廷者政化之原也比年以來廉不足以律貪謫不足以表正彌縫宮府之脉絡而二三執政反有疎遠之形浹洽家

人之愚意而端人莊士反有棄置之迹篤密姻聯之情
好而學士儒生反有厭薄之心中書之務卒多糾紛大
臣之體幾至瑣屑是朝廷之否也今聖化更新宸翰戒
飭固將以革斃之事望朝廷也然更絃易轍貴審不貴
驟立政造事宜平不宜激謹思於解瑟更張之時調平
於乘舟輕重之際使發號施令之地日融冰泮形迹兩
忘不然以否濟否其否愈滋安望其朝廷之清明耶紀
綱者名分之司也比年以來本末或至於逆施上下或

至於淩替户部大農之權歸於他司而均節出入之柄大臣不得而專中書政本之地時撓於腐夫而内庭啓擬之權冢宰不得而制法令或煩特旨之放行獄訟時勞内批之宣諭縣令繁難之官多攙部闕場務猥瑣之職亦就堂除名曰不用例而援例者如故名曰必守法而壞法者自如是紀綱之否也今聖化更新宸翰戒飭固將以肅清之舉望朝廷也然整齊名分貴審不貴遽森嚴堂陛宜密不宜疎致思於直情酬應之時加謹於

快意挽回之際使國家憑藉扶持之地風淸與絶分限截然不然一否未去一否復生安保其紀綱不紊耶名器者砥礪之具也比年以來私足以滅公貨足以掩德鴛班鷺序有貢金餽玉之譏虎節莬符有日進月獻之目帥臣竭帑藏以箕遷擢戎將罄囊槖而望超升貨賂公行苞苴充斥是官無大小無内外皆以財賄為事也虧損國體汙辱政塗一至此極是名器之否也今聖化更新宸翰戒飭固將洗淸之事望朝廷也然肅淸官常

當示意向謹重除授先定規模周密於啓擬之閒精詳於選擇之地使愛惜名器之心川流日揭内外翕合不然懲創不行滋長不已安望其名器之能重耶士習者風俗之樞機也比年以来惟其私而不惟其公志於利而不志於義進焉而柔良以自梯退焉而剛方以自詭固有游於權貴之門專以吻舌爲事出彼入此間諜是非鼓唱異説扇為非語或刺取外事以効小忠或指摘陰私以快其意但營一已之私不顧十目之視亦有緫

攬省闥之事身效胥史所為包藏其心高下其手以人情為厚薄以賄賂爲緩急驅去復来了無愧怍旣捨復用何有廉隅但知排闥之榮不思撻市之辱又其甚者簸弄鈞衡以為招權納賄之媒橐囊戶部以足予取予求之欲是士習之否也今聖化更新宸翰戒飭固将以洗滌之事望朝廷也然轉移人心在上不在下刷磨習俗以化不以政挽回於風俗傷敗之餘振起於廉恥道喪之後使國家忠厚之意胥訓胥效靡然成風則士風

激昂忠義奮發不然前習未改舊習復滋安望其風俗丕變哉人心者邦家之根本也比年以來内而妄興營造既有伐木冢墓科夫田閭之苦外而輕開兵端復有夫役叢興餽運煩擾之害騷騷於淮襄之境降斗小哄也𪏰耰棘矜之擾已徧於畿甸馮翊之邦葢夫小釁也焚蕩殺僇之毒已流於江閩湖湘之地或起於貪吏之侵漁或困於急符之誅索帥守牧養小民者也既以厚餽得之則安保其無掊尅責償之患監司按察所部也既

以勢力取之則安保其無黨姦護惡之舉是人心之否也今聖化更新宸翰戒飭固將以休息之事望朝廷也然保民之道當用平和凝民之政貴行寬大廸畏於小民難保之時撫摩於田里愁嘆之後使行葦忠厚之澤漸被浸漬無遠不曁則人心愛戴四海一心不然其為害豈止擾擾而已哉邊防者備禦之大經也比年以來不以内脩政事為急而妄意於攻攘不以保固邊防為務而鋭情於恢復輕啓邊閫不待機至幾類經制西戎

經理燕雲之事彼其說不過以為固寵保位之計而不知邊釁一開兵連禍結猝未可解彼其意又不過以此為要功補過之計而不知生靈因之肝腦塗地此為何辜嗚呼生民殘斃之餘國力枯竭之後無故生此釁端冬哨未幾春哨當慮駭機蠭出禍隙難堤是邊防之否也今聖化更新宸翰戒飭固將以鎮撫之事望朝廷也然經理疆事不可輕疎保全舊疆所宜審重申遵夏戒飭之說以固封疆絕姦宄望表之圖以懲曩誤使國家

謹重之意行於國中孚於境外則金湯屹然敵氣自屈不然度外功名僥倖一擲天下事去矣臣久違天朝攢眉時事欲為陛下一吐之久矣茲因入覲清光不敢自嘿條分雖六一言以蔽之則在陛下明理欲之界嚴義利之辨以為端本澄源之地耳尚慮知聞不廣包括靡竟無以仰裨聖斷臣復以元祐用人翼其說而陛下試終聽焉臣嘗聞之熈寧元祐之間未嘗無君子也自安石惠卿逐異已者以快其私過能言者以行其私國家

元氣消鑠殆盡一旦天道好還更新庶政元祐之盛卓然一時人才之多不可彈紀然所謂元祐諸賢之盛非借才于異代也作新觀感之實見於行事之間丁寧懇惻之真形於言辭之表所以陰驅而潛率之者無一毫之偽一息之間故能數月之間精采夐異國家三百年之天下未有如元祐人才之盛者也昔嘉紹間魏了翁嘗以是説為獻臣受學於了翁者也敢援此為陛下言之欲望陛下下采此言參稽史冊明諭大臣自今除受

之間公聽並觀一以元祐用人爲法使才器分量大小各得其當則純忱實意孚布中外善人君子皆將引類而至而天下事可以次第舉行矣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幸毋以乏才爲嘆天下幸甚

子才又奏曰臣往歲嘗以狂瞽之言告于陛下同時諸臣亦皆自靖自獻罔有回隠凡皆發不恤緯拳拳愛君初無他腸也而當時言者周坦陳垓諸人從而媒孽排

擯之所不在網中者惟臣與徐霖劉夢炎三人而已今天啓宸衷黜姦屏邪於是流落擯遠者一旦悉加收召然後知陛下好賢一念本自清明未嘗以前日浮雲之翳爲太空之累也然臣在草野得之傳聞往往謂權倖之臣專以好名一說陷害君子殊不知人臣直道事君以言爲獻亦欲在上者采納而見之施行使膏澤下於民而名豈其所好哉夫使好名而無禍猶可也而言及乘輿尚多傳假事關廊廟忽怒斯形大則竄斥小則

抑壓初亦何利而敢於觸拂之以求所謂名者耶藉使果有好名之心彼既惟名之好則凡世之所謂不可好者未必甘心好之是好名之說適足以彰君子之實彷國者亦何苦以此名讎之耶自昔權臣當國殘害善良率有指名奏檜之在紹興則立爲道學之名韓侂胄之在慶元則立爲僞學之名見士大夫稍脩潔稍有操守輒以此名穽之以好脩爲害以好學爲過相與譏誚以疑其進竊議以搖其居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相與

潛深伏奧以避此名而與時亂朝廷壞國家乃頑鈍無恥之輩且得失槩可知已歐陽脩曰欲空人之國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好名之論者何以異此臣願陛下鑑燭此心推原其弊使好名之說不得復陳於陛下之前則善類獲安宗社幸甚

子才又奏曰宰相之體可重也亦可輕也重則國與重輕則國與輕是輕重之勢不在國而在宰相之身也然則宰相者其可不求其所謂重去其所謂輕者乎我朝

宰相之賢項背相望列聖委任號稱得人臣嘗考其行事之實大抵三變國初風氣胚渾圭角不露時則有若趙普范質李昉吕蒙正張齊賢吕端李沆王旦向敏中諸臣鎮壓事機涵養元氣其渾厚質實之風譬諸蛟龍之宅深淵虎豹之在林藪隱然有不可測識之威此一變也中葉以後人文貴飾聖化脩明時則有若畢士安寇準王曾吕夷簡韓琦富弼文彦博司馬光吕公著劉摯范純仁吕大防諸臣别白邪正作新精神其聲猷望

實之宏麗諸秋霜烈日之凜凜泰山喬嶽之巖巖屹然有不可媟近之勢此一變也中興以來光嶽氣分事變疊作時則有若李綱呂頤浩張浚趙鼎虞允文陳康伯趙汝愚諸臣康濟時屯扶持國步其彌綸經濟之才如駕蒙衝於號風怒濤之中行堅車於太行羊腸之道卓然有不可窮詰之用此又一變也雖因材致用隨世就功而宰相之體皆不變其所謂重焉故歷大變故大患難而國家之體不與之俱靡者實宰相之體有以鎮壓

之也陛下拔去兇邪登庸輔弼天下莫不謂有德進則朝廷尊矣本强則精神折衝矣延頸企踵凡九閱月始而悚動久而玩矣始而誦詠久而議矣但見其氣象泮渙晶光黯黮鼓而不張挈而不動日趨乎輕矣然所以輕者豈無故哉無乃格君之正學未展而本原昧歟無乃更化之定力未充而意向雜歟無乃處事之大綱未舉而規置乖歟無乃用人之實意未明而流品混歟臣敢援春秋責備之義以為明時規䆁相以正君心為事

業也曩之大臣恩舊纏繞無格王正事之美而有遇主于巷之譏無輔台納誨之學而有逢君於惡之誚今當深鑒其非而乃近習其迹聖性高明易以理悟使開陳明白亦豈不可轉移而宰相則候望顔色有畏威寡罪苟逃其責之心聖性寛仁易以心感使積誠動悟亦豈不能挽回而宰相将順意旨有陰拱熟視浮沈取容之譏惟天惟祖宗所以養陛下敬畏之心也舉動一不與天地相似行事一不與祖宗相合則巧譬善諭以去其

不善使天與祖宗之意顧諟不忘可也何所憚而不為乎惟天倫惟國本所以養陛下孝敬之心也意向一與天倫相捩戾諆謨一與翼子相背違則納約自牖引之以當道使父子兄弟之際裁處得宜可也何所憚而不為乎其事不可行固無望其繳納内降積至數十矣一語執奏豈至大違顔情乎某人所當用固無望其補拾奏紙不憚再三矣一語敷陳何至遽忤旨意乎豈未能無過而不敢盡救正之規未能無私而不敢效責難之

義乎上所玩視表倡何觀此格君之正學未展毋恠乎相體之輕也宰相以新化紘為事業也聿號更化今幾何時豈不昭宣令猷而庸意鄙論所以梗之者何未絶豈不惟懷永圖而疵政粃令所以累之者何未革表著當清明而夤緣請託流弊未除紀綱當嚴肅而希承風旨故態猶在唯阿養諛猶前日之風俗苟且偷安猶前日之官曹名為舉廉而實玼貪名為去邪而實頼姦雖招來賢士藉為羽儀然貌敬之心居多樂與之意常少

雖刻除宿蠹具有條畫然釐革之意徒銳忠厚之心終隱盡言不受而去留形淵膝之間未免有前時譁謗之心訣語喜聞而趨舍在燥濕之表似不改前日嬖甘之意積弊轉淫羣疑滋惑 此則更化之定力未充毋怪乎相體之輕也宰相以裁處大事為事業也今命令輕雜理體不謹斜封墨敕匪彝莫懲而欲息僥倖之風剟簾寡器無紀如是而欲絶覬覦之望不能整齊宮府之統體而屑屑於六曹之常程不能謹擇監司之廉察而

區區於聽訟之末務外患甚悍孰為憂遑思職水旱頻仍何取亮工熈載楮幣頓輕已覺低昂之無術竄籍日甚未見招刺之有方除授不謹區處失宜殿上戲舞豈無如鄧通愛幸者而檄名之舉罔間姦邪反覆豈無如任守忠間諜者而勾追之威未振大事摸棱細娛玩愒精神不殫於謀國而殫於鬬智意向不專於進賢而專於立黨各為持保之計豈有宏遠之謀此則處事之大綱未舉毋怪乎相體之輕也宰相以進退人才為事業

也今鯁挺與容悅並用意向何在迂踈與敏銳並好諛
效孰優磊落魁偉不用而所用者跅弛泛駕也重厚篤
實不用而所用者精神不純也顯効䁱相者不用而所
用者苞苴彰露之人也力排權姦者不用而所用者刀
筆貪劾之輩也一鯁士來一醇儒去而君子之黨類漸
孤一姦朋退一戚屬進而小人之氣脉不斷故欲進恬
淡則樂道不仕之程頤不可不名也欲退躁競則兩及
吾門之張師德何不抑乎欲進有德則深自晦默之呂

公著不可不名也欲退險薄則他日後悔之丁謂何不
黜乎欲獎平實則盡心民事之向敏中不可不名也欲
懲浮薄則新進喜事之梅詢何不却乎欲起事功則善
幹國事之張詠不可不名也欲退阿諛則巧言令色之
賈談何不折乎人才當涵養韓公愛人以德之說亦可
行於今乎人才當察識劉呂彼此求助之意亦可察於
今乎此用人之意實未明毋恠乎相體之輕也積是四
失遂成四輕譬如百金之家奴隷所司盜賊所窺鬬閲

一開欺侮立至尋丈之圃荆棘所叢豺豚所伏威怪不形苟玩外見輕莫甚焉況當天時人事方棘之秋國勢民情交病之際設有大利害將不鎮定消弭乎設有大艱難將不畢力共濟乎奈何不知所以矯其輕也矯其輕在去其失而已惟大臣以天下自任以王佐自許以羣公先正為憲以前言往行為法必正本源自格君始必明意向自更化始必定規模自立政始必清流品自用人始公以行之和以濟之則相業有光而相體重矣

不然日来月往聲實頓虧上無以副聖主責成之意下無以慰蒼生頤治之心内無以逃君子責備之義外無以閉小人竊笑之口則雖過人言以養安重難危之勢植朋黨以成牢固不拔之形臣不知其可也二相時所倚屬在臣何敢瑕疵特以古人上下相規儆致其愛助之拳拳耳蘇軾在熙豐不阿於熙豐在元祐不阿於元祐士君子以爲立身之的臣竊慕之故不敢阿其所好以欺陛下若夫踦閭而立出入視勢龍斷而望左右罔

利則有其人而非陛下之所利頼也亦非臣之所願效也惟陛下察之

子才為軍器少監又奏曰臣執經崇義日覲清光非無可言之時而充員柱下則有直前故典在臣雖至愚極陋其敢廢此典而無一言乎竊惟方今中外多故所謂聖哲馳騖不足時也謂宜衆建輔弼以圖康濟而日者御筆專任一相陛下所以責成之意可謂至矣或曰前是並相心不同肘相掣今政柄獨專宜可樂也臣竊以

為不然夫並相猶可分憂獨相則憂責愈深矣並相猶可諉責獨相則無所逃其責矣況大火之餘氣象非前日比諸賢之去而事體與昔日殊曾謂獨相而可樂乎臣多見其可憂也憂之如何亦思所以圖之可也宰天下之道亦多矣而其要有三言焉曰起人主之畏心定天下之大事辨人才之忠佞採之國史則李沆韓琦當弼其人也大臣既已專一身之任則亦將萃天下之責奈何以淺近自期而不知所取法哉李沆曰沆在政府

無以補報國家但諸有人上害利一切不行每朝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變色慘然不悦既退同列以爲非沆曰人主一日豈可不知憂懼也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其所以爲人主心術慮者如此今之大臣有之乎如其有之則必不喜將順而畏觸突必不變甘諛而憚矯激遇有可喜之事則必不極意逢迎惟恐拂人主之愛而人主必無輕視宰相之心天下必無宰相發蒙之誚矣而臣則未之見也仁宗

春秋高繼嗣未立天下以為憂韓琦數乘閒伏奏乞選立皇子一日挾孔光傳進對曰漢成二十五年無繼嗣已議立定陶王為皇太子仁宗感悟始以英宗判宗正寺琦復啓曰事猶豫不決佁譏慝生變故名體一定父子之分明則浮議不復揺矣仁宗欣納其所以為國本慮者如此今日之大臣有之乎如其有之則必不玩細娛而昧大猷必不喜近功而忘遠慮有可言之機則必不觀望事情而不敢贊人主之決有猜嫌之説則必不

顧惜左右而不敢破人主之疑盜賊小人必無以肆窺
覘之謀宦官宮妾必無以行嬖惑之計矣而臣亦未之
見也富弼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
則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
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必交結搖扇千
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
為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所以為世道慮者如此今
日之大臣有之乎如其有之則必不樂便嬖而惡激烈

必不喜平和而疾忠鯁遇天變當言之時則必不顰眉
蹙額而目為韋災樂禍之徒遇極言世事之際則必不
咨嗟嘆息而訾為喜功不靜之輩而時人必無紛紜譁
競之說御筆必無矯激朋比之譏矣而臣亦未之見也
方今之大要孰有出於此者而皆莫之見者何歟豈造
膝之言隱無得而聞歟豈有所待而後言歟抑亦言之
而不能採歟臣每旦侍立螭陛但見一二大臣分班合
班立談數刻而已退而閱之報目亦不過條呈一二常

程細故而已今何如時獨如此而可治也何大臣不以臣沆臣琦臣弼之心而為心也夫順人主之意而不能救正者患得患失為之也忽天下之大本而不之圖者死生禍福怵之也懵忠邪之辨而弗之別者愛憎好惡亂之也是以一已之私而忘天下大慮非今之所望於大臣者也大臣盍亦念憂責之匪輕思安危之攸繫慨然舉三臣之所為而身任之三者之本既立則所謂革弊政正朝綱抑僥倖寬民力裕邦儲飭邊備等事特舉

而措之耳大臣而以此爲任則宗社有頼雖獨相而有
光大臣而不以此自任則宗社無依縱獨相而何益惟
陛下與大臣實利圖之臣立朝具有本末未嘗迹渉朋
比歳在丁未又以觸忤要權屏退者五載遇陛下更化
之初名之使來正當相壘甬立之時羣趨瀾倒之日毎
以蘇軾不阿熈豐不阿元祐爲法實不敢輕於俯仰苟
於附麗凡所論奏居多責備宰相不獨今日爲然也區
區之心惟知倚公議以自立爲君父而輸忠豈計見嫉

於黨人哉茲又仰恃眷知强聒不已儻蒙採其愚慮少見施行臣即斥歸從諸臣於澗谷有餘幸矣

子才為秘書少監兼直舍人院又轉對曰臣待罪蓬山輪當轉對謹抒短見少効樸忠臣聞治天下之繁者必以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以至静四海之廣萬民之衆屬而治之者君與相而已必欲事事親之力亦不足矣故選擇忠賢以為輔相而不分其權者人主之職也薦進人才布滿中外而不侵其官者宰相之職也堯以不

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既得舜禹臯陶矣所謂庶政百度則命九官咨二十有二人分任之未嘗裁之以獨見也故賡歌之末專以元首叢脞為戒蓋君道無為才侵臣職便爲叢脞此起喜之後繼之以叢脞之言可謂得人君之體矣後世不知人君之體固自如此有所謂獨運萬幾之說以為不如是則權勢下移太阿倒植權非人主所得操矣不思得宰相以進退百官即吾之進退百官也得宰相以折衝禦侮即吾之折

衡禦侮也得宰相以綜理政事即吾之綜理政事也使宰相得人足以任事則萬幾理而君不勞君不勞則從容暇逸思其關宗社之大者而所見高矣不知出此牽聯愛欲之根紛糾事為之末謂智力足以控制海宇無所事乎道德也而智力有時而不能運謂權利足以舞走羣衆無所事乎誠信也而權利有時而不可驅謂材能足以興起事功無所事乎經術也而材能有時而不足恃是獨運萬幾之說非人君之所當事也昔冉有退

朝孔子問其何晏對曰有政孔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說者譏冉有以事爲政又以明大夫之職當與政不與事也夫為大臣而以庶事必躬親而行之則於大政必有偏而不起之處矣故太宗謂房杜以廣求賢人隨才授任為宰相之職而詞訟細務則以為當屬之左右丞陳平對文帝以佐天子理陰陽為宰相之事而獄訟錢穀則以為當問廷尉内史是宰相之體不可輕也後世不知宰相之職固自如此有所謂

下行有司之說以為不如是則事功不舉精采不揚政非宰相所宜為矣不思中書之屬曰舍人門下之屬曰給事尚書之屬曰尚書侍郎二十四司莫非事也使三省之屬各得其人則庶事理而相不勞相不勞則雍門閑暇思其關國體之大者而所見遠矣不知出此而褻淺之是圖瑣碎之是務謂精神可以牢籠庶務無所事乎簡要也而精神有時而不能運謂智力可以灼知衆事無所事乎仁義也而智力有時而不能周謂權數足

以駕馭羣情無所事乎正大也而權數有時而不能久是下行有司之説非宰相者之所屑為也恭惟陛下天資髙明識見超卓閱歷久而見理益明更張屢而數事浸熟侈然有髙天下之心遂謂天下之事有不足為於是運其獨斷凡瑣微繁細悉經省覽酬酢區畫日不暇給以遂成其獨運之偏陛下之意不過曰曩恩舊之相迭操政柄吾不得行其志今恩舊歇矣牽制亡矣吾亦欲有所為以紓積年之憤自是心一起而陛下獨運萬

幾之政葢已十之五六矣宗親之除授姻婭之藩屏外親之特命雖邸第祈求有非聖心之得已者而處分實出於陛下如廢法何天庭之進狀臺府之兩造市井之瑣事雖左右經營有非聖心之所樂者而裁制實出於陛下如撓政何其他如御筆頻煩宣政末年之獘事也而貂使往来施行急遽陛下不以為憚章疏節貼給興權臣之妄作也而詞旨峻嚴覆護彌切陛下不以為非甚至論文體士氣之甲而陰沮敢言之氣因御樂僕奴之

閔而顯逐臺察之臣放還朋嵩罔上之黨而輕啓奸邪復出之機闊略賂垓媒進之夫而增長附麗匪人之惡國家機括所在無出於此數事而陛下不以孿附外庭為疑臣恐行之不已漢世意輕丞相之譏唐家兼行將相之失復見於今日豈不開私謁之門啓捷出之徑乎此獨運萬幾之説在今日不可不察也一相爰立事權浸專閲世多而識慮益深藏用久而制事悉曉於是總而歸之於一已凡兩省屬官之所掌悉屬剸裁六曹諸

案之所行總歸割決以遂成其下行有司之失大臣之意不過曰賂相濁亂貪婪爍天姦尹貪婪聚斂成市諸事未免轇轕今碁局轉矣亿絃更矣亦欲覈究其顛末以解積年之疑自是心一起而大臣下行有司之事已十之八九矣繩愆糾繆以輔君德此格非之大者而扞格不行扶植紀綱以守法度此體國之大者而齟齬莫遂簿書之出入錢穀之盈虧期會之應報此何等瑣屑而以汙丞相之聽耶旌忠邪以昭公道此知人之大者

而意向未白振扳抑屈以回君心此達賢之大者而嗜好未真部闕之注援衢道之通塞士民之鬭毆此何等煩碎而以汙丞相之聽耶其他如李沆報罷中外所陳利害以明意向如王旦稱東南民力竭矣朝廷榷利至矣以規使者如韓琦以頭子勾任守忠立庭下數其過以懲反覆皆未能有所施行而常程奏稟熟事勘當的例指定則上下往復酬應不急近者累月遠者一二年未免迂回而宰相不以虧損大體為疑甚至分限考

核逆疑六曹之爲欺剖破拘攣下行京兆之瑣事國家猥瑣之務無出於此數者而宰相悉行之臣恐行之不已曹參避堂舍蓋之規丙吉當春牛喘之問未暇衛慮也豈不奪大小之倫汩中書之務乎此下行有司之說在今日不可不戒也或曰漢宣帝總核名實而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未嘗不獨運也爲人君不核名實不攬威權則失所以爲君之道臣應之曰天下至大也萬幾至繁也以簡御繁猶懼不暨區區焉屈至尊之

勢以代臣下之勞則力耗心疲不免有衡石量書之誚屑屑焉留意於無益之虛文不急之細務則先後舛逆而聽其所為也有給舍以繩其失於未出命之先有臺諫以救其失於已施行之後彼此夾持庶幾不至於失敗也昔仁宗嘗曰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不若付之大臣公議行之行之不當則臺諫得而糾之近習或有干事則聽大臣執奏此可為君天下者之良規也以簡御繁其有大於此者乎或曰諸葛亮為相自二十罰以上

未嘗不躬攬其事為大臣而不親政事則失所以為臣之道矣臣應之曰宰相自有體羣臣各有職以逸待勞尚猶弗濟若勞思畢知於簿書期會之間以為稱職疲精竭神於錢穀獄訟之事以為得體則六曹曠職而中書煩勞兩省偷安而大臣多事臣非謂直付之兩省六曹而聽其所為也上有法守之可遵下有臺諫之伺察內外相正庶幾其無闕失也紹興初胡安國建言請自今以往宜令庶事並決於六曹仍命六曹官長皆得専

達並如元祐大臣所請自非事關大體更不咨白則宰相之事簡此可為相天下者之良法也以逸待勞其有大於此乎嗚呼領挈而裘自整綱舉而目自張臣願陛下專責宰相以進退賢否為官擇人分布庶位使各得其當為已任至於薄物細故則勿復問如是則元首股肱上下喜起人君之體尊朝廷之事舉而關宗社之大者可以次第舉行矣審於音者聾於官明於小者暗於大臣願宰相謹柬六曹長貳精擇三省屬寮裁決庶務

使大小各就條理為己任至於常行細事勿復留神夫如是則道揆法守不相奪倫中書之務清百司之事治而闕國體之大者可以漸次施行矣雖然抑又有說敬者立心之本公者立事之基人主以一心立於事物交來之地若非一主於敬則理欲之界限不明而天與人之辨或鶻突於方寸之中義利之疆畔不嚴而公與私之别幾於汩沒於事為之際故臣於囊封之末復諄諄於此者正欲以奉盈之說望陛下也誠使察其端於暗

室屋漏之際而持之以不欺定其見於深淵薄氷之時而守之以無妄克一私焉必翦絶其根源制一欲焉必瑩徹其表裏舉天下皆付於公聽並觀之餘豈不能新美其德乎表記曰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敢誦此為陛下獻大臣以一身立於衆弊蘖底之秋若非一本於公則私意繚繞安能濟大事於世變紛擾之秋陰濁横流安能集大功於人情睥睨之際故臣於奏對之終復拳拳於此者正欲以持衡之説望一相也誠使公其見

於立政造事之衡而守之以無私平其心於處已接物之際而行之以無事發一言焉必以謹守法度為説制一行焉必以裁抑僥倖為要舉天下皆付之於清明公正之中豈不能光明相業乎周官曰以公滅私民其允懐敢誦此以為相臣勸惟君相實圖利之又曰陛下自改紀以来御筆數下幾有宣政末年氣象乃三月壬寅御筆申警臺臣彈劾並須審實毋擿摭細故摘發陰私此陛下禮遇士大夫保全人才之盛心也或者乃謂沮

抑言路莫此為甚且或者之言何為而然也臣嘗思之無所為而發則斯言誠中今日之病萬一有焉或者之議似未為過臣方韋或者所言之不信曾未五日陛下果以御筆逐二臺官矣由是人心愈疑前日之言果有所為而發也雖陛下經帷宣諭有云此言非專為臺諫而設而一時人情終莫之信是御筆之出果不可以不謹也夫臺官論事失當猶當遷以美官今未有顯過而併與未供職者逐而去之臣雖至愚亦且皇惑矧衆口

諠傳又謂臺官中貴之僕互有爭鬬激而至此耶吁審如是無怪乎外議之紛紛也且威福陛下之威福也北司反得竊之以逐天子耳目之官威福之柄下移至此此而可忍朕或與宰執忤必竊而逐宰執矣與侍從給舍忤必竊而逐侍從給舍矣與百執事忤亦必竊而逐百執事矣讒諂陰行善類蒙害陛下方當人物耿然之時亦何以利於此乎臣得之傳聞北司之權從來恣横其舉動足以回山海其呼吸足以變霜露在於平時已

不可遏自逐臺官以後氣勢尤張凡市井之細事甚府之猥訟一皆總攬包括假宣諭以行之彼自謂手握王爵口含天憲人不敢抗而不知回撓紀綱賊害賢智剝割黎庶所以貽變召禍者至矣陛下深居九重亦嘗知之乎聞之而不戒之知之而不制之又從而縱弛之是增長其氣勢而自壞其紀綱其不為中常侍之恣横大謁者之驕縱者鮮矣臣愚竊謂臺諌當謹擇不當輕逐輕逐則朝廷之紀綱壞而臺諌之氣屈北司當嚴戒不

當稍縱稍縱則天子之威福去而北司之氣揚二者不可以並立惟陛下權且輕重而扶持之臣一介幺微何敢與北司抗然不敢愛死縷縷以告者亦欲聖心翻然悔悟則紀綱之地猶將有頼焉愚戇之臣何所逃罪

歷代名臣奏議卷六十二

歷代名臣奏議卷六十三

明　楊士奇等　撰

治道

宋理宗時右諫議大夫徐榮叟入對言自楮幣不通物價倍長而民始怨自米運多阻粒食孔艱而民益怨此見之京師者然也外而郡邑苛征横歛無所不有嚴刑峻罰靡所不施和糴則科抑以取羸軍需則並縁而規

利逃亡强令代納蠲放忍至重催犯私販者不問多寡槩遭黥徒逋官課者不恤有無動輙監繫囹圄充斥率是干連詞訟追呼莫非枝蔓如此則民安得而不怨甚者富家巨室武斷鄉閭貴族豪宗侵牟民庶茹寃者不敢告負抑者不得伸怨氣薫蒸天示之應此亢陽之所以為沴也遷權禮部尚書

著作佐郎髙斯得輪對曰臣猥以非才濫汙東觀每懼尸素無補秋毫兹幸登丈石之陛以望清光敢輸罤毛

之愚少殫忠報之分惟陛下幸垂聽焉臣嘗靜思當世之故竊以為關乎宗社之存亡者不一而足陛下神明之慮既有所遺而二三大臣復皆視為故常莫有赤心血誠身任其責者是以大化雖更羣賢雖聚而天下之勢反日趨於危亡而不可救止也且今日關乎宗社之存亡者陛下亦知之乎姦邪有覆出之憂邉鄙有必至之禍國計有將敗之虞三者其機已兆其形已成大臣分任其責汲汲以圖之猶懼弗濟而可漠然不以恫瘝

其身乎權兇去位以來所締結者莫不壞散所排斥者莫不收用攻詆之疏多見施行朋比之儔悉就流竄戚里之與為姻婭者又奉詔而停昏上心若堅定國是若昭然士大夫皆舉手相賀曰自今其無反覆之憂矣臣竊以為未也何則內庭之耳目故在而外邪愈急於窺覘都城之巢穴未破而姦朋猶有於依據帷幄之臣邪正混淆固有覘顔候色援助小人如鄭居中之主蔡京諫憲之任忠佞錯糅固有柔邪深險黙伺時變如楊畏

之主章厚在庭百執事出死力以排姦者百無二三希後福而中立者十盖八九甚至陰持異見以力沮草茅之公議陽附善類而甘為權孽之私人指目昭然有不可揜嗚呼國之多釁如此非宰相之責乎夫成周冢宰以正百官為職者也而王之六宫亦統焉今羣臣厖雜甚矣宰相所當别其淑慝為上一分明之至於宫禁竒衺黷貨外交人言籍籍豈可坐視而不之問顧乃幷包兼容之意多别邪辨正之慮淺憂讒避謗之心重直前

邁往之志微遂使衆臣爭衡大權旁落養成積輕之勢以啟窺覦之漸是得為知其職分矣乎罅隙之不塗幾微之不察一切以虛心無我之道待詭譎變詐之人蹊術既熟羽翼既成不幸變故乘之上心一移凶渠立至使宗社有淪亡之憂衣冠遭魚肉之禍生靈罹塗炭之厄當是時也雖潔身以去其能逃萬世之清議乎故姦邪有覆出之憂宰相之責也數年以來敵攻雲南傳聞日駭荆蜀廣右所奏畧同天生斯人最能為兵批吭擣

蜀咸襲其背則兵出奇道蓋其常能無足恠者廟堂之
上雖尚致疑而宥府之臣蓋嘗論建令既任主兵之責
矣則向之所陳固當力守而速圖之且其所謂命蜀帥
撫結諸蠻邀截障蔽命廣帥選邑宜守控扼險阻者陛
下亦既亟從其議矣今閱數月蜀之所撫結者何族廣
之所控扼者亦何地招募戍卒孰任其事聯結峒丁孰
尸其責遣使以訪境外之事終何所聞易帥以任經理
之寄果何所就夫古之大臣圖事揆策不為空言發慮

出謀動有成效不以敵國緩急為作輟不以人言有無為勤怠令既以知軍戎萬里之情見推於天下矣及至謀人之國任人之事當存亡關繫之秋無始終負荷之志悠悠泛泛自同衆人陛下專屬之意固如是哉且臣近者聞諸上流閫幕以謂大理久已失守而朝論方在疑信之間可為痛哭幕府之言必有自來不識是說也帥閫嘗以白于廟堂否乎萬一有之而帥閫不以告二府不及知則亦誤陛下之任使矣夫以知兵之臣居本

兵之地而又專任主兵之責疆事安危衆所交屬乃今
勍敵謀我而不思所以待之危機將發而不圖所以救
之一旦鐵騎長驅雹發燄至江沱之間土傾瓦解任事
之臣寧得不執其咎乎故敵有必至之禍主兵大臣之
責也國家版圖日蹙財力日耗用度不給尤莫甚於邇
年聞之主計之臣歲入之數不過一萬二千餘萬而其
所出乃至二萬五千餘萬蓋鑿空取辦者過半而後僅
給一歲之用問其取辦之術則亦不過增楮而已矣嗚

呼造幣以立國不計其末流剥爛糜滅之害而茍焉以救目前之急是飲鴆以止渴也豈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陛下愍國計之屈分命大臣顓領其事葢將使之究本末源流而圖惟變通之術也固當會出入之大凡察盈虛之至理破茍且之弊習為經久之遠圖令也不惟理之無術而反耗之日甚大農經用廩廩不繼額外創給日以益多大兵之劵不詢之有司一日之間而頓增三十餘萬淮蜀制臣以科降為請則一捐

亦各千數百萬其他凡所饋給視舊悉增夫軍旅之費誠不宜惜然不度其力不慮其終豈不甚乎且理財無他道亦曰去其蠹財者而已矣蠹財之大者莫若軍旅而宮掖次之令江淮荆蜀符籍半虛主帥務私資為囊槖根株盤結未有能窮其姦利而一清之者令主財之臣亦嘗以覈軍旅之實為請乎六宮横費浮濫百出羣奄羽化要索無藝嬖寵祈恩賜予日繁外庭不敢問有司不得計也令主財之臣亦嘗以省宮掖之用為請乎

濫費之不節宿蠹之不除乃徒張官置吏日事紛更緣飾美觀隳紊體統使才名之士不容而嗜進之人得售國家用度日以不給蓋有如賈誼所謂大命將泛莫之振救者臣不知何以善其後乎故國計有將敗之虞主財大臣之責也夫姦邪能覆人之國勍敵能亡人之國而財用空竭猶之氣血凋耗亦足以斃人之國有一于此已可甚懼況三患交至而無人焉以任之可不為之寒心哉且是三者本皆宰相之所當總執政之所當與

而非可以分任者亦既謀之不臧而分任爾矣則職分所在可得而辭其責乎雖然臣又竊有疑焉何則二三大臣責任雖不同而心不可以不同側聞廟堂之上同異浸彰道路傳言抑難深信然國論未固窺伺孔多纖芥一開何事不有目前百怪且將舞鮹鱔而號狐狸禍亂相尋往往出於衆人之所易宗社之憂又豈特去一位之姦而已哉故以人才言之執政當進其可進而不必望其爲助宰相當用其可用而不必疑其植黨以政

事言之宰相所當謀諸同列毋獨運以貽自用之譏執政所懷當告諸其長毋專達以取侵權之誚如同舟而期於濟如共車而主於行夫如是慶歷元祐之治雖未能以遽致紹聖元符之禍尚庶幾其可紓乎然而臣尚有說於此請得以終陳之夫職分之不盡心志之不同二三大臣信有罪矣待遇之未誠信任之未篤愚臣妄謂陛下亦有過焉何則嘉祐之定國本任其責者韓琦也今陛下以為家事而獨謀於左右之嬖御元祐之擇

臺諫預其議者司馬光也今陛下懲創太過而專決於
寵幸之從臣仲國法以繩橫恣廟堂責也卒壓於威命
而中輟內降以抑僥倖宰相之事也竟屈於宣諭而奉
行彼居其位而不得行其道方赧然以冒其所愧又安
能展布四體以志伊尹周公之事業哉臣願陛下推誠
以待之虛心以任之毋以小謀大毋以內圖外而使大
臣得以粗伸其志焉如此而獨職分之不盡心志之不
同以負任使則天下之責固將歸之而不貸矣臣出位

有言無所逃罪惟陛下幸赦

斯得又奏曰臣頃者蒙恩共貳禮闈每惟此官蓋古宗伯之屬以佐掌邦禮為務職分所繫至為不輕故常日夜深思欲於簠簋俎豆升降周旋之外求為有補於國家之大政者而得其說敢為陛下陳之夫禮者何也天之經地之義君人之大柄天下之大閑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所謹以守其國者也故三代盛時紀綱森嚴法制明備尊卑有分貴賤有别車服物采各有等衰天

下之人日由乎規矩繩墨之中而不敢踰越以故民志一定禍亂不生憑藉維持至於數百年之久用此道也周室既衰禮制大壞秦漢繼之掃滅無餘末流之弊習俗薄惡民人抵冒諸侯驕横而漢法不得行外戚顓恣而大臣不得制宦寺放紛而朝廷不得治漢之宗社遂以陵夷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以發憤慨歎而孜孜於述舊禮明王制以救之也我國家承五季衰亂之餘知天下之禍敗原於禮制不立故創業之初立經

陳紀為萬世法先儒程頤論歷代之禮獨以為本朝大綱甚正而司馬光亦以為大宋受命太祖太宗能立禮之大節是以百年之間敎化興行臣民軌道凡漢氏蕃臣閹戚壊國喪家之事一皆無之制度紀綱如此聖子神孫世世持循而弗失可也然臣觀自頃以来祖宗典則之舊浸以隳廢壞法亂紀之風漸不可制竊為陛下憂之宫邸無故而妄求進秩不問也嬖寵恃恩而豪奪人田不問也戚畹葬埋過於侈忲以溷有司不問也宦

寺怙勢頤指氣使駕使者而傾之不問也而宗藩之橫則又甚焉有縱恣輿臺囊橐巨盜而邀求內批以免死者矣有嗾使徒卒伐人宰木而躪藉官吏以求勝者矣凡此數端奸禮犯義在崇觀政宣之間固不以為恠而隆興乾淳之世則未必有也陛下其可恬然視之而畧不加警乎且上之人既已決隄壞防而聽其所趨矣而臺諫侍從給舍之臣復無一人敢逆遏其橫流至於都司少有抵牾則加以無君之罪不旋踵而逐去其於聖

德能不虧損乎恃恩犯法之徒能不踴躍而攘臂乎政和間諫官董𦘦光上疏請裁抑省吏朝廷方為施行忽降御筆手詔云於豐亨豫大之時為五季衰亂裁損之計詔下𦘦光移符寶郎堂後官醵錢入寶籙宮作千道齋以報上恩自後省吏之横不可復制臣謂今日事雖不同而紀綱陵遲豪猾得氣無以大異政刑俱失遠邇效尤無恠乎民挺於欲攘吏肆於豪奪而畧無忌憚也臣願陛下思聖人為國以禮之訓而致行之法三代之

所以得監秦漢之所以失力守祖宗之法度痛抑親昵之私情毋使憑藉扶持之地日縱尋斧以至於衰亂而不可反宗社之憂其猶可及救乎臣以禮為職言之及此不識忌諱惟陛下恕其狂僭

黃應龍對策曰臣聞天下固有將治之時人主當堅必治之志時也者天運之已至時勢之可為而不容必者也志也者心君之所主治道之從出而當先定者也志至而時未應尤當立此志以俟夫機之乘時至而志莫

符將恐玩愒一生天下無可為之事矣是以聖人出而新一世之宇宙斡萬化之綱維圖治必有定謀致治必有定力酧酢事物果中肯綮則不變其初心恢張政理既得要領則堅持其初意不以議論紛紜而牽制不以效驗悠邈而動揺雖處世道艱棘之衝而此志常明雖當國勢搶攘之會而此志常鋭矧乘時勢之將治當應事機而亟圖正宜立靠實之規模為就實之事業振士氣而蓋其行飭吏治而責其成外治必嚴邦計必裕經

理地利之策蘇救民瘼之方莫不因時可為隨時有立
堅吾志而力行之天下事可以徐就吾之條理矣儻圖
揆之不審或始銳而終隳把握之不牢每暫作而還輟
則景象方回事功愈邈況欲自登而平以階萬方於太
平也哉恭惟皇帝陛下英姿天縱聖敬日躋臨位以来
十有八載閱歷多而世故熟涵養至而天君清以時考
之適符古人再登之候以理揆之正開世道久鬱之機
政化更新有其時矣方且崇化尊道程能授官嘆邊圉

之尚虛念國力之猶耗條戰守之備明斂散之權不可謂無其志也猶登進臣等於庭而策之以當今之務顧臣至愚曷稱明旨切謂時難得而易失志當立而不移昔武帝策士大庭欲聞至論之極上嘉古治欲致諸福之祥有臣仲舒以髙明在加意告之然臣考其武功爵之置乃帝即位之十八年也若操持尚謬然帝之志不以是而衰而終遂雄材之畧者唐太宗夜讀周禮欲追古制之隆夙興聽理將媲虞朝之盛有臣彥博以願如

貞觀初徼之然攷其遼東之行太宗在位之十八年也若喜功未忘而太宗之志不以是而衂卒成致太平之功方今事體固不可以漢唐比時雖相似志甚不侔危證稍解而病之脉猶存否道已傾而泰之基猶淺所宜奮發淬厲振迅激昂大勢粗回者使日進而日新大體僅定者俾愈久而愈固則乘此將治之時可以為必治之世矣書曰時哉不可失正謂是也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惟天惟祖宗全付有家朕思日孜孜無墜

天之降寳命以無羞祖宗之洪烈休德臣有以見陛下不以時之已至而怠上天眷佑之意列聖付托之隆也臣聞消厄運於艱棘者若非人力之强為振事勢於因循者由君心之先定上天生時者也祖宗啟陛下以此時者也時之未至此志果立尚可轉弱而為强時之已至此志不立未免墮强而為弱臣不敢遠考請以藝祖皇帝之事明之五季不綱亂離斯瘼方將跨九垠以為爐矣藝祖出而汛掃之渙屯夷蒙收拾破碎之天下曾

不數載六合為一何成功之速哉觀其訪大臣於風雪之夜立志如此其勤也收兵權於盃酒之間用志如此其果也士卒茍犯吾法惟有劔耳藩侯不為撫養斷不容之行其志如此其決也用能為我宋開億萬年之丕址豈偶然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當世開太平惟我藝祖皇帝為無愧於斯言皆此志之堅為之地也陛下果能以藝祖為法則念皇穹所降之寶命則當惕然自勉曰時方助順予弗能愛惜力以迓續天休寧不

上負皇天之眷佑乎念寧王所遺之寶龜則必凛然自愧曰時尚可為予而不能事事何以見宗廟寧不負祖宗之付托乎朝省夕惟念念不替卓然而警悟生躍然而精神奮則陛下之所以策臣者斷可以致有用之實效而臣之所獻言者亦不墮於空談矣臣伏讀聖策曰因惟隆古盛時三載有考績之程三考有黜陟之法盖九歲而進業曰登又九歲而再登曰平由是三登而太平則王德流洽禮樂用成朕自臨御以来今十有八年

蓋再登曰平之候而觀時撫運圖事揆策未有致平之階今策茂異冀聞康濟大畧輔予于治肆垂聽而問焉臣有以見陛下當可為之時而慨然有志於古者登平之治也臣聞古之為治者不患治之難成而患時之未順不患時之未至而患志之弗立虞廷惟無怠無荒而有惟熙之志故三考黜陟遂以致雍熙之和成周惟無逸無淫而有功崇之志故王德流洽迄以躋盈成之盛後世之君卧薪之志先定故二十年生聚教訓可以沼

仇人之國若復讎之志不立雖四十九年之久而西周之美竟莫克尋陛下心事固落落於十八年之前而往者不可追來者當亟圖今雖未有再登之實而致平不可謂之無其階矣在天者雖非有五風十雨之和而祝融收威象緯循軌不至於前日之灾異還來也在地者雖未有六府三事允治而海若奉職鯨波復常不至如前日之潰決四出也在人者雖非有烟火萬里之樂而邊塵少息道殣稍希不至如前日之枕藉可憐也此正

上天開陛下以自治之歲月而祖宗遺陛下以大有為之機會也曩者一國三公事權渙散令宰衡獨運捜舉憲章意外僥倖時有裁抑是已有志於守法度矣既曰守矣則當執此之政堅如金石曩者威福潛移賞罰無章令則拔去回邪登崇耆俊或用或舍稍加甄別是有志於公賞罰矣既曰公矣則當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曩政令多私朝行夕改令則上下相與檢察稽違詔令所頒期於遵守是有志於信號令矣既曰信矣則當行

此之令信如四時由是而粹美士風由是而淬磨吏習

警邊虞而裕國計講屯田而備荒政件件葺理事事作

新不嘗試於茍且之謀雖覆却萬變交乎其前而堅苦

刻厲久益自信勇往直前無所疑礙如射者之期於必

中如弈者之期於必勝意所欲為何不可者昔者藝祖

皇帝嘗大開宫門聖訓有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

見之陛下果能充藝祖此意而明白洞達公平廣大力

而行之則康濟大畧自有陛下之家法在而禮樂用成

之治可以駸駸等而上之矣臣伏讀聖策曰漢武尊經而黜百家顯宗臨雍而拜三老是正學所當崇朕躬教立道庶幾士知嚮方然儁慧者勦説以飾智辨捷者浮道以譁衆將何以使之羞其行臣有以見陛下因士知所向之時而有志於新士習矣然臣切以為士習之不美非教詔之所能移而特患夫在上者表厲之未至有如三俊克即則見德之夫不期而自式三后迭用則利口之習雖靡而可移建武之罷黜百家雖有統一聖真

之功而平時以姁弛取人則何恠乎自鬻之千數永平之正座自講雖有觀聽圜橋之盛而異日之名節相尚則實激於桐江之一絲世之從行不從言尚矣厥今士習何如哉師道不立而鄉無善俗蒙養弗端而世乏良才没身於塲屋之技者剽竊詞章而不究本原疾鞭於功名之途者專騰口説而弗顧理義平居而論視富貴如浮雲退省其私有攫金於白晝道義安在廉耻缺然昔我藝祖當皇業初基日不暇給而即位之月欵謁先

聖繪先賢先儒之像儒道復振實自此始陛下隆師重
道遹遵先猷邇日於祇謁原廟之次舉行鉅典頒九聖
四賢之贊以明道統旌先儒從祀之禮而黜異端羣士
嚮風四方易聽臣願陛下於用人之際尤加崇正大之
實學而又清心寡欲以表倡於其上則又何飾智譁衆
者之足慮哉臣伏讀聖策曰漢宣綜核吏能咸精有唐
中興實才是用是吏治所當責朕程能授官庶事知敏
事然刻峭者深文巧詆叨憒者致期視成將何以使之

平其政臣有以見陛下當吏道多端之時而有志於飭吏治矣臣竊以為吏治之未飭非督責之所能化而惟患夫在上者賞罰之未公有如三載考績之法明則後之言循吏之效者稱堯舜第一治行之表見則世之稱循吏之實者歸孝文惟其名實之必核此神爵所以有民安其業之風惟其實才之是用此開元所以有治致中興之美上有實政則下有實吏久矣厥今吏治何如哉布宣德澤者不一二而貪黷者常接踵遵奉詔條者

不多見而欺謾具文者罔悛心勇於辦事者既並緣以遂其自便之私期於寡過者又懦弱而恣其奸胥之欲蒼鷹之毒肆碩鼠之斂繁囊橐雖豐根本殊竭昔我藝祖當洪基肇造庶事草創而愛民一念首關聖慮縣令坐贓除名為民此懲贓吏初指揮也自是廉潔風行於天下陛下施政行令動守成憲往者亦嘗重贓吏之罰矣然或謂監司之按發臺臣之劾奏固間見施行而貪緣牽復者未聞其必罰掊克取贏者不聞其盡斥臣願

陛下大明黜陟於程能之際不徒求其敏於集事而必欲其毋蠹吾民治行顯著者則增秩賜金以久其任罪狀明白者則褫爵削籍以警其餘尚何峭刻叨憒者之足憂哉臣伏讀聖策曰苻秦侮晉投鞭斷流司馬吞吳造舟流柹是邊防所當飭朕堅邊設候將以備不虞然溝封未繕敵有覦心伍乘未修士寡鬭志其何以固吾圉陛下之言及此豈非當邊塵之少息而有申儆國人之志乎臣聞今日邊備有不可以前日論也向者敵性

憚暑惟防秋冬邇年敵駐河南關隴之間往来倏忽是無一日而不當備也向者哨騎窺覦惟在淮甸邇年蜀壤敵来多出開達施黔蹊逕錯雜是無一處不當備也幸去冬以来羽書希警或謂彼厄於旱蝗或謂彼訌於內變理誠有此事豈信然上天有福華之心與吾自治之暇有一月之暇當為一月之工夫有一歲之暇當辦一歲之備具然臣不知邊烽徹候幾時矣邊頭擺布阻險塞衝能常如對壘時否督府罷司再歲矣朝中措置

蒐卒謀乘能常如開府時否也藩籬門户豈不知有捉
徑之衝未聞控扼有何策水舟陸步豈不知缺守把之
處未聞措辦何方朝廷責之列閫帥閫責之偏裨此曰
作急施行彼曰晝時遵禀豈廟筭之難測抑兵計之尚
神第恐風塵一驚未免倉皇四顧惟是腹心之隱疾莫
如將惰而兵驕恭聞建隆初將士有不用命者悉置極
典此始嚴驕兵之法也臣願陛下率藝祖之志而行之
念金甌之屢缺不容再錯慮玉帳之乏才所當預謀謹

周人綢户之防存光武包桑之戒紀律必嚴不可因咽而廢食斥堠必謹不容視蔭以媮安革敵去而舞之心為冰合復来之備側聞邇者廷紳抗疏謂敵人姦謀叵測聚衆河洛終為搶麥之謀備粟近邊為誘流民之計若如所論良可深憂然則欲固邊備非堅自治之志則不可臣伏讀聖策曰漢增錢幣以給軍費唐榷茶鹽以濟中興是邦計所當裕朕理財正辭將以佐經用然榷禁日密國課無裨楮法歲更民聽滋惑其何以阜吾財

陛下之言及此豈非當事勢差定而有阜通九府之志乎臣聞今日財用又非可以平時言也昔人謂江淮財用可濟中興而比年以來沃饒之地半成淪弃所取辦者僅東南之一隅自昔立國東南者充給於摘山煑海之利比年以来經濟之才法多變易蠹獘不勝其百出亦未有歲養五六十萬兵而事力不屈未有歲糴米五百萬斛而民力可供未有歲出十四五千萬楮而國力可繼者論財計於今日是誠箓底之時然理財正辭生

必有道若徒以威刼力制而求足是謂挻刄之政豈謂本源之知曾不念夫廩奮乃怨之聚帑藏乃横之府蜀居兵荒之後而有刼糴掇糴截糴之苦吴居旱潦之餘而有敷糴勸糴奏糴之憂茶鹽之新鈔老鈔貼換無常楮幣之新界舊界變更無定臣不知陛下所謂正辭而禁民為非曰義者果何如也痛籌經畫之無方尚有節用之一說共惟建隆初用度最為簡約宫中雖一物猶不妄用聖訓且謂一縑欲易一敵人首又養兵不過三

十萬而南征北伐無不如意所當者破所擊者敗臣願陛下克藝祖之志而推之節之又節雖苦節而何傷為所當為勿泛為而無益循孔氏為疾用舒之訓懷衛文布衣帛冠之圖側聞邇者廷紳進言猶謂根本撥而為太平之粉飾財用乏而襲豐亨之調度事力微而興不急之土木蠹弊甚而濫當尼之私恩若如所陳未知遠筭然則欲贍邦計非嚴自節之志尤不可臣伏讀聖策曰晉開汝頴齊墾芍陂耕屯之效可覆也朕晝地授田

將為戰守之備然遠耕則資盜糧近壘則奪民産其何以為經理之方臣有以見陛下念邊戍之未易撤而圖為經久之規也夫田不井授國有兵費糧以漕運士不宿飽今淮堧沃壤葦白而茅黄荆襄腴田狐嘷而獸舞亟講屯田之制是誠足用之方然築室道謀欲書掣肘立論不堅或以浮議而易沮設心不廣或憚少費而遽休不曰官兵不可服田則曰民户不敢復業臣謂欲興屯田之利先備屯田之害近逼兵爭之境須為收刈之

防首以遠屯藝之早稻黍踰夏而已熟棗雖秋而無恐多其斥堠護以遊兵既有主謀尤須久任如我藝祖之任郭進在山西更十餘年陛下肆須明命使沿江諸閫繫銜措置必有端緒可績勿為歲月淺圖分孔明以渭上之師主充國以金城之畧決期後效勿廢前功則晉之汝頹齊之芍陂又安足專美於前代臣伏讀聖策曰漢立常平隋置義倉荒政之制可舉也朕分道置使為斂散之用然偽指囷倉以肆欺不求芻牧而立視其何

以為謟救臣有以見陛下念民生之不易保而欲為凶荒之防也夫舜牧分咨烝民是粒湯民無瘠備具為先令之所謂常平義倉特有其名招糴勸分實司其命郡多遏糴之禁吏無安富之心使以安撫為號者擁節而宵征官以常平為名者移文而曉揭飽鮮自若形鵠何知或行椿留之令而以販鬻為資或嚴過界之法而坐視鄰國為壑秦飢孔亟晉閉方安此曲防之禁不可以不除也以至未寬糴户之憂先重富家之擾借以上命

不無勒認之行移威以重權復迫難供之數目不計稅之在亡而計田之多寡不問室之虛實而惟户之高下有稱貸而益者或鬻產以從之杞國未肥魯人先瘠此覈實之政不可以不審也若此侵欺當先禁戢如我藝祖初立法令應商稅毋得割收苛留此薄稅斂初指揮也自是寬卹之政達於天下陛下勤卹民隱玉食弗飴措置流移屢頒詔旨而救荒舊制尤切舉行乃有僞指囷倉以肆欺不求芻牧而立視此之不戢方羡慕於漢

之常平隋之義倉安能以頓革吏奸哉臣伏讀聖策曰
凡是六者在今實為要務朕不敏明未能究悉今天下
事勢極矣規模施設必如藝祖之肇基高宗之中興乃
克有濟然建隆創業不數載而底定炎興再造必持久
而後成伊欲遠法藝祖則深弊積媮若非可以頓革近
法高宗則扶顛持危又非可以緩圖施之于今將何道
而可臣又有以見陛下既加意於時務之要而又欲因
再登曰平之候而追配夫創業中興之盛也藝祖之事

臣已畧陳其梗槩於前矣乃若炎興恢復之志臣安敢畧蓋藝祖皇帝以金戈鐵馬取天下若高宗皇帝以麥飯豆粥收天下其規模雖若大殊而志嚮未始不一於今度之當時以綴旒一縷之人心而較之坐奄東南半壁之基者孰難而孰易敵人以回山倒海之深謀而比之近日北方專事殺戮之慘者孰智而孰拙陛下處此將不櫛風沐雨而收天下乎我高宗能奮身緝理極力支撑立國氷泮之上總覽羣策延納英豪屢挫勍敵之

鋒再造中天之業葢有由也聖訓嘗曰當乘此時大作
規模又因敵退戒飭諸將不可弛備當為再至之防恢
復一念既見於翰墨游神之間警省寸誠勿替於宫闈
静坐之頃此其自立之志為何如哉既而無取創業興
復之規而身任其責者又有孝宗焉聖訓有言規恢遠
畧罔不在初煩文末節葢未暇問又謂朕此心於天下
一日定行一兩遭今考其淳熙六年即位之十八年也
嘗曰賞罰自是欲當朕守此甚久故以言其士習則謂

浮靡非偉厚之器詭激無平正之用去取既當則何士習之不新以言其吏治則命官犯贓者決配舉主不自劾者貶秩典憲既嚴則吏治何不飭因淮西奏諸將分定關隘則以為兵不可太分須屯大兵於要害之地則邊備何不修封樁庫錢毫髮不妄用宮中浮費必加痛節則財力何不裕詔建康都統謂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鄉宜計度詳悉以聞則屯田無不可行今浙江熟處糴米均撥不熟軍州以備賑糶則荒政安

有不舉陛下而欲六者之務無不振葺必行又當以孝宗皇帝為法臣區區之愚盡在是矣惟願陛下守之以堅行之以果則何患乎積媮深弊之難革扶顛持危之未易以綏圖矣而陛下又終策之曰子大夫其傳經誼通正言毋枉執事朕將親覽焉臣又有以見陛下好問之誠有加無已臣嘗聞之張載曰明善為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又嘗聞之程顥曰今將救千古深痼之弊為生民長久之計非極聽覽之明盡邪正之辨致一

而不二其能勝之乎盖亦謂人君立心要當如是而臣畎畒孤忠韋造闕庭懷不能已敢展盡底緼以為陛下獻一曰正朝綱以破天下之疑夫自古國家之興非一端而其興也必由政權之有所主自古國家之亂非一證而其亂也莫大於政權之有所分人主當以天下為一家而以家治天下先賢皆謂三代而下惟本朝家法最正昔之以貴近撓亂權綱莫甚於漢以宦者濁亂天下莫甚於唐國朝列聖相承深監前弊君臣問對内宦

不許與聞外間文字侍省不得進受戚里預政事有禁外家通賔客有禁陛下聦明天縱獨運乾綱恪守家法斷無漢唐之失然臣来自山林聞諸道路問謂許史私恩頗譁物論南陽近屬類玷清華倖門浸開鼠穴難窒天下疑其有外戚之形羽衣之黠間通宫闕闌入之禁為之少弛貂璫之狡衈予過厚給舍雖當駮繳其徒實繁天下疑有宦寺女謁之形以陛下之英果此輩何足容其奸人言如此亦可畏哉臣願陛下勇於自治剛以

制欲率履公平正大之道盡滌曖昧疑似之私使體統一而朝廷尊紀綱正而天下定臣所謂破天下之疑者此也二曰答天心以慰天下之望我朝受祖宗三百年無疆惟休之天命基岱嶽而源洪河卜世卜年未艾也而全付予有家于陛下天之屬望厚矣試以累年之天變參之明堂雹而誕夕雷震躬之懼當省也鬱攸煽而王畿災焦土之炬可憐也夏陽沴而秋雨淫粢盛之害可弔也鄭火復作魯雹繼聞齊彗方禳漢虹復見災異

接迹遠近寒心太白失次至形李尋之憂坤載不寧又勤谷永之奏此天欲扶持全安者為何如而陛下之所以祇承奉若者又何如乃自新元以来麥秋小稔雨暘若時天下莫不欣欣然曰此陛下化絃更張之後君德有加之所致也顒然翹首願見太平臣願陛下正當力行好事之時日勉一日雖休勿休敬天有圖不但觀覽於内殿而必常省於心中之圖克己書銘不但警省於翰墨而必常刻於心中之銘以不愧屋漏為無忝以存

心養性為匪懈則不惟有以欽若上天之意而亦有以恭順列聖在天之靈不惟有以慰民望之深而亦有以衍社稷億載無窮之慶此臣所謂慰天下之望者此也臣奮身草茅不識忌諱惟知有事君無隱之大義而不計其言之狂瞽惟陛下裁赦而施行之天下幸甚

侍左郎官徐元杰上奏曰臣空疎末學塵滓班行謬兼經筵講說之員無補聖學緝熙之益戴恩天之涵覆濫卿月之遷陞惟有動息凌兢堅若刻厲凡可以勉竭愚

秉仰裨聖德者臣之職分然也臣竊惟天下有至難之
事知之而能有為則難者易天下有至易之事忽之而
不勉為則易者難陛下心契兩儀道包萬有其圖事容
而識認親其應事周而發用審舉天下莫不服陛下之
知其進退大臣也有禮其待遇羣臣也有恩舉天下莫
不服陛下之仁其除奸也投機而決去其進賢也拔茹
而彙征舉天下莫不服陛下之勇陰凝方翳而天日開
明陽和一舒而萬物吐氣弊之積者作而新玩之久者

振而起昭回宸翰布告昕庭中外警雷霆之聲運量合乾坤之造是陛下居得致之位而又有能致之資古今之所謂難能者皆陛下之所易不惟人心順說之天意亦和應響答矣不惟畿甸歌舞之四方萬里亦相賀矣不惟三衙禁旅歡樂之而邊方將帥士卒亦莫不舉手加額矣臣日夜感嘆以為此真千載一時之會有君如此其忍負之然臣之所喜今日也臣之所慮亦今日也夫人心虛靈孰不具衆理而應萬事而所具者易以湮

汩所應者易以差舛何也蓋事理莫不有當然之極致當然而然無往而不契天下之心不當然而然毫釐之差千里以謬所關於家國天下之事其弊可勝捄哉是以大學之道其本在明明德其用在新民其極在各止於至善不可以不察也夫以前乎十年陛下非不銳然英明厲精聽斷也非不奮然作新與民更始也然明德新民之事俱未能各知其所止是以定靜安慮之工夫未幾而間斷所謂慮而能得之效竟流於儒者之空言

是豈大學之教無益於人之家國天下哉抑亦始初清明之見本末先後始終之不審而知及仁守勇以行之者有未切實爾昔傅說之告高宗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必終之曰王忱不艱夫人主患不忱爾不忱則就其便安舒肆者轉移之善念必至於間斷外邪客氣皆得以乘之而失位覬望之徒方將窺間抵巇幸其寡謀而鮮成覬其敵不來而欲舞也此忱一悠久定靜安慮只在陛下方寸間蓋至要至切至近至易之地是為長者

折枝之類非若回世道於紀綱紊弛之後之為難也夫惟忽之以為易不勉其所難自沮於其難不反求其所易此中材庸主之通患而英君誼辟所以憤然常自警省也陛下撫政琴當調之候而不露觧張之迹此大學定靜安慮而後能得之旨也然而天下之事當其疑似之未决舉世同以為憂及其果斷之已定識者獨以為聖慮之方勞也今議者類曰國家以火德王天下丙午陽九之會邇在目前敵人慓悍行見衰弱安保其無他

寇之崛興鹽楮壅遏尤難疎通或者方料儒生之多腐此不待舉世憂之而愚臣亦憂之然事關國脉當究病源其用藥也有方其察證也有訣是以明主銷未形之患為不見之圖悲感於歡愉之時憂勤於燕息之頃謂荒怠易肆則儆戒無虞而不敢忽謂耽樂易從則寅畏自度而不敢寧惠吉逆凶凜凜乎世數或然之變識微見遠汲汲乎人事可恃之求自古君臣以修德為福至之基而明良賡歌必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也矧今登

庸者碩左右弼丞期之以周名之夾輔勉之以丙魏之同心合之以房杜善謀而能斷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繩愆糾繆而格其非心自是而金玉聖躬清明純一常如對越在天之時自是而夙夜畏威陟降左右常持祈天永命之敬故朝廷必正實係於心術之微風化由基實在乎宮庭之邃使不有關雎麟趾之意則雖有周官之法度皆故事皆具文也表裏切實之工夫鮮有不墮於自欺之萌而終淪於私小之間斷也何以言之蓋天下

之事變無窮人主之志慮易惑圖治不可太鋭責效不可太早視聽不可以不一取舍不可以不明情分之牽制者不可以不勇決嫌疑之間隔者不可以不盡祛國是之出於公共者不可以不力維體統之在所當正者不可以不申辨以任賢使能為中興之基則不可不合才德而廣搜揚以賞功罰罪為微權之寓則不可不守信必而示勸懲知君子小人消長之不常也處泰道包荒朋亾之日又不可不為城復于隍之慮夫如是則所

謂理內御外足國裕民之政必將日新又新與明德而
俱融陛下與大臣謀之固已靜定安慮黙得夫鼓舞變
通之道必不至輕於變更而蹈往轍之失易曰神而化
之使民宜之此之謂也昔先朝范鎮有言曰欲備契丹
莫若寛天下之民至論浮費之節則曰請自宮掖始今
日君臣上下能即是而推行之將見元氣內實精神外
充本朝尊强遐衝坐折况乎財賦淵藪重在魚鹽今之
江淮即古之江淮也隨材器使經理以人作而興之惟

意氣爾大學曰生財有大道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又援楚書之辭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為人上者誠能好仁而惡不仁舉善以為不能者之勸則天下國家之事自然徐就吾之條理矣臣蚤夜念此輙於講讀之次諄怛條陳終始以定靜安慮為奏蓋深信聖賢之書如桑麻穀粟之不可廢惟陛下與大臣深思而亟圖之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王爚疏奏願詔大臣相

與憂亂而思治懼危而圖安哀恫警省修德行政摧抑羣陰之氣餤保護微陽之根本抳札畢杜於私蹊官賞宏闢於正路使内治明如天日外治勁如風霆則精神運動陽彙昭蘇世道昌明物情熙洽上以迓續天命於譴告之餘下以固結人心於解紐之際其孰能禦之徐僑遷太常少卿趣入覲手䟽數千言皆感憤剴切上劘主闕下逮羣臣分别黑白無所回隱帝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

陛下乃貧耳帝曰朕何為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才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軍怨於掊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

劉克莊上奏曰臣聞易曰窮則變變者猶醫家汗下之劑不得已而用不可以屢試也寶紹壞證極矣陛下慨然改號端平一變之功侔於元祐不幸邊烽告警適丁是時外患之來勢如風雨謂宜堅初志修內治以待之

執事者方咎用賢之無益疑更化之致寇再變而為嘉熙三變而為淳祐皆求以愈於端平也然而卒不能有所愈也於是四變而為乙巳五變而為丁未其間豈無賢揆率不能久局面隨之而變此如沇痼之人屢汗屢下之餘難乎其處方矣夫亟易相而圖任靡終數更化而規模不立此所以每變而愈下歟惟丁未轉局則異於是以端平之舊相修復端平之政事收拾端平之人才致太平而起頌聲宜無難者而時異事殊不可槩論

諸老殄瘁宿望一空名臣欲盡来者誰繼經費繁浩大司農不能給未免講求生財之說人才衰少見大夫無可使未免參用喜事之人諸公貴人志得意滿既取其美官又全美名而去一二自好之士方且栖遲偃仰弖旌雖遣翔而未集使當餽有乏才之歎翹館無可延之賢或者見其如此遂曰陛下與大臣改端平之政矣甚者以為改端平之心矣自古政事不能無弊端平之失在於施行鋭周防踈除擢驟而已然則以今之審矯昔

之銳以令之寖矯昔之踈以令之久矯昔之驟因時酌宜扶偏捄失不得不然端平之政或可改也若夫召故老起諸賢抑世卿杜近習去副封開言路絀贓吏減斛面數大節目皆陛下與大臣端平之初心天命之眷顧國祚之靈長人心之親附繫焉自始至今孰敢議其非者斷斷乎不可改已臣在田里見元會所下除書作而曰謂陛下與大臣改端平之心者誣也臣聞仁宗以恭儉安靜為治體終其身而不變孝宗以剛明果斷為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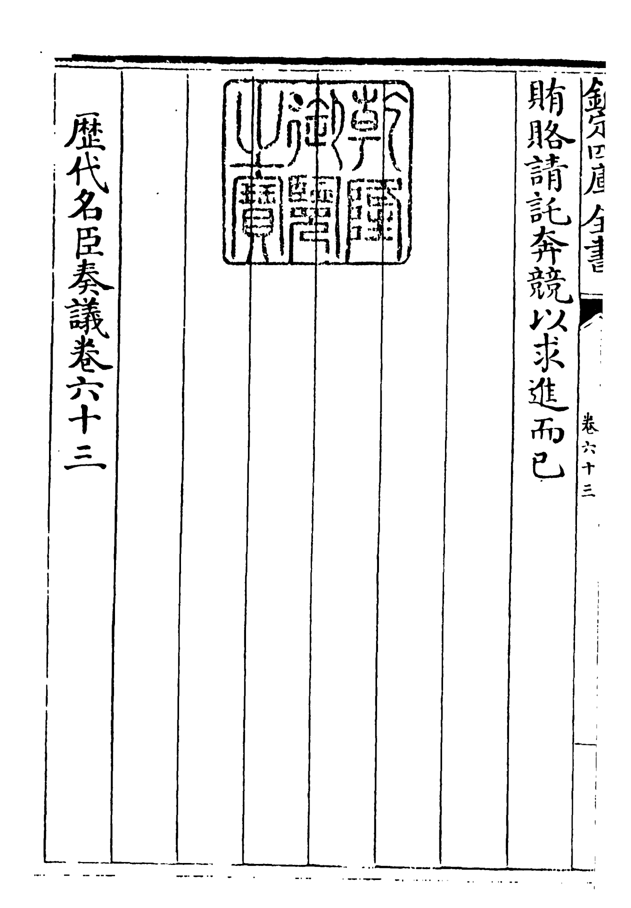
體亦終其身而不變中間雖有小因革要皆不失其初心故嘉祐淳熙之盛為本朝冠臣敢誦二祖之治為陛下獻昔富弼再相上謂歐陽脩曰弼須為人所譏令必顧慮不若堅守初志臣敢誦富弼之事為大臣勉詩云愛莫助之臣不勝卷卷

知安慶府黄幹擬應詔封事曰臣竊以為天下之患非有形之易見者為可憂而無形之難知者尤可慮自姦臣擅權竊弄兵柄撓動南北之生靈使之肝膽塗地不

知其幾千萬遂使怨毒之氣上干陰陽旱蝗相因流殍滿野此誠非常之變有形之可見者也雖三尺童子皆知以為深憂自天誅顯行姦臣就戮諸賢彙進公道復升薄海内外延頸以觀太平而歷觀州縣之事蓋有凛然若不能一朝居者是豈好為異論以驚世駭俗哉蓋嘗竊謂今天下無一事之不弊無一民之得所一郡之大以言乎兵則不强以言乎財則不裕以言乎城堡則不修以言乎器械則不備以言乎風俗則喜事而嚚訟

以言乎官吏則誕謾而具文此臣所謂無一事之不弊者是也雖令之氓負陰抱陽君以為天國以為本聽其自善自惡自貧自富自安自危而漠然不以為意令貪吏害之酷吏害之黠胥又害之弓手土兵之追逮者又害之兼并豪户之徒又害之凛然何以自立而中産之家十室九破小民則令日壞而明日死之矣此臣所謂無一民之得其所者是也葢嘗深求其故竊以令之天下當極弊之勢苟不速反而正之則壞爛頽靡而不可

收拾前輩以謂視其容貌無以異於常人而倉公扁鵲所望而走者也然則今之天下當何如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夫禮義廉耻行於士大夫之間而足以維國祚於長久者何也使士大夫知禮義知廉耻則必知君之當尊民之當愛祿之不可苟食而職之不可苟廢也今也不然士大夫之處心者不復知有君不復知有民知有細書疊幅華言麗語以取知而已知有擎跽曲拳卑詞下氣取容而已知有苞苴



賄賂請託奔競以求進而已

歷代名臣奏議卷六十三